

門特內哥羅以南 六萬游擊隊員屢挫意軍

控制南阿交通橫截軍火輜重

【新華社莫斯科廿三日電】南斯拉夫門特內哥羅以南，六萬游擊隊員，屢挫意軍，控制南阿交通，橫截軍火輜重。意軍在該區之進攻，已告失敗。游擊隊員在該區之活動，已告頻繁。意軍在該區之進攻，已告失敗。游擊隊員在該區之活動，已告頻繁。意軍在該區之進攻，已告失敗。游擊隊員在該區之活動，已告頻繁。

德國往何處去？ 勝利好戰的奢望煙消雲散 失敗主義的批評到處傳播

【路透社倫敦廿三日電】德國往何處去？勝利好戰的奢望煙消雲散，失敗主義的批評到處傳播。德國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國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國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國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下種掠奪納 道載殍餓國法 好修法德言尚爾伐賴

【路透社倫敦廿三日電】下種掠奪，道載殍餓，國法好修，法德言尚，爾伐賴。德國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國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國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國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德寇奴役下各民族的解放運動

閻鐵

德寇奴役下各民族的解放運動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

以人為甚，及不謂一具英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深懼英軍登陸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英機三顧埃姆敦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英機三顧埃姆敦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三百萬美軍究將何為？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埃及邊區發生前哨戰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開闢第二戰綫殲滅納粹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痛擊虛胖的墨索里尼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逐步打進日本之大門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不要為虎作倀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阿輪一艘被擊沉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德寇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已引起人們的懷疑。

艾青

王實味的偽裝

王康是在延安完成《理論論》、「作家」，在中央研究院作爲一個「特別研究員」，在中國共產黨裏是一個「黨員」，寫着「批評——延安」，「批評」中國共產黨的文章。因爲他利用了延安的學術、思想、批評自由的條件，又有上開那一大串的呼聲做掩蔽，使他那頗欠誠意的、混淆兩派的文章，那原意上的文章，竟在重慶「心話」上或是西安「抗戰與文化」上發表，又在延安出現。王康味爲了順利地進行他的「批評」，他在「野百合花」的「前記」裏，借一個爲共產黨而殉難的女同志李莎的英勇犧牲的描寫作爲掩蔽；同時，在「野百合花」的「後記」上又寫着：

「……我們生活裏到底缺少些什麼呢？……」

那時，我們生活裏到底缺少些什麼呢？……

王康味把問題提得很深刻，從而解答着說：延安沒有溫暖，延安沒有希望。

同時，王康味又向對延安生活感到滿足的人進行攻擊：「……但我認爲他這種看法是常態的人生哲學，不但是「對的」，而且是有害的。青年是有覺悟的，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，我們先覺察；別人沒有看到的，我們先看到；別人不敢說不敢說的話，我們大膽地說。因此，他們的意見多些，但不見得就是「半瓶水」；他們的行動多些，但不見得就是「半瓶醋」。

一九三八年同志們要「議論紛紛」，意見不齊正屬黨中失掉號召同志們要「議論紛紛」的大意見，當時不正統都像管仲說：『我急得這樣的大規模檢查再來一次！』

在「必然性」「天塌不下來」與「小事情」上，他說：

「我們就須要以嚴門的布爾喬亞動機去防止黑暗的产生，削減黑暗的滋長，最大限度的發揮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。」

在「政治家與藝術家」上，他更強調他那種「批評」的作用，他說：

王實味為了要使自己的「批評」發生絕對的影響，他向「大師們」進攻。在「必然性」「天塌不下來」與「小事情」「這篇文章裏，每段都是針對着『大師們』發嘲、諷刺、耍樣子，他對這些『大師們』是懷恨很深的。他一再談到『大師們』的話，一邊警告他們一閒援助黑黑暗，甚至擬製反對黑暗！」

王實味為了更廣泛地進行挑撥，他製造了「等級制度」這草人，再叫他打靶。

他一面說「我並非平均主義者」，說「我們今天不是正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嗎？」，一面卻又說「延安（？）藝術界充滿着……」

「實」有等級制度：一、兩人說：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，這不合事實，因為它實際存在着。他所根據的「事實」和「實際」是什麼呢？他說：「我並非平均主義者，但衣分三色，食分五等，却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。」但是，我們知道，真正的所謂「等級制度」並沒有在延安存在，這也是事實。像王實味那樣，聽說毛澤東同志抽紙烟都在背後反對的人，是不願意知道這回事實的。王實味說的一「衣分三色，食分五等」是怎樣的呢？一、衣分三色，不過是衣服以市、國貨衣上市，

而說出現的。他搶着省着門，永遠拿一切「左」的名詞和號召號，現在若老乾乾了，披皮上；身上穿滿紅時裝緊的提胞，手上提着柏林鐵畫的手提袋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迷惑迷迷的青年。

王寶珠也一樣。他是以青年領導的姿態出現的，他假裝着對青年同情；他又假裝在一切「外事」上，對「小輩」具有一種優越；他又假裝在各種各樣的標榜之下，想張法至而延安的现实。他把一些偶然的，片面的，零星的現象，無限的擴大，提高到「原則的高度」，再來進行咒罵、訓斥、冷嘲、設局、挑撥離間。

王寶珠而選擇了攻擊的對象：「首長」，「老徐部」和黑色土布之間的分別；並非什麼喉嚨、喉嚨、和灰布之間的分別。（而我們也不只一次看見毛澤東同志，穿了他的那件上戴了大塊的，色色的灰布衣服。）

所謂「食分五等」，最好的也不過兩小碗菜（一食一素），一鍋湯；最壞的，就是最普通的，小米飯和一大鍋菜。共產黨的最高「首長」們吃的，還不如大後方機關裏一個小公務員的來得豐富呢！我想王寶珠已經在極其失去青年了，不會不知道這種情形，只是他的立場使他失去公正。

至於說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粥湯」，這是誰也不會知道的事，延安而說裏的內人，比起大後方醫院裏的有經驗

「大人物」、「政治家」、「大頭們」……等等。另一方面他也選擇了假裝要拉攏的對象：「青年」、「學生」、「青年女同志」、「學生黨員」、「藝術家」、「小資產階級」、「非黨同志」、「伙伙」、「小鬼」……等等。

於是，他把這些人完全對立起來，再從中間進行挑撥——他在青年知識份子、學生黨員和「首長」之間進行挑撥；現在前綫和後方之間進行挑撥；他在政治家和藝術家之間進行挑撥。

他再三翻四覆地說：「舊中國的代表者們」是如何「殘忍」、「黑暗」、「仇恨」、「醜惡」……把全國人民所……

人，當然不如；但大後方沒有錢的人就不能住醫院；延安的醫院同一種沒費而不用等待過，病人們的生活，比醫院裏一般工作人員的還好得多。

延安學生吃的是「一天一盤豬油」、「一盤小素飯」（每過吃一二次飯），來的是大鍋菜，伙食管理得好的學校還經常可以「吃肉」；王實味所說的「一天只得到兩盤豬油」，是發生在某學校剛開學的時候，由於天下雨不能獻米的原因，曾吃過幾天豬油。這是一種特殊情形下的極偶然的現象，而王實味却用來當作描繪青年學生的最好的資料了。

延安的津貼是有級小中學生的，那一等級就是一元、二元、三元、四元、五元、五種。所有的工作人員，從一

被保護的統戰職，當作「護步」，「拖曳」，「必然要沾染上」，「欲離黑暗」……來進行共產黨和「舊中國的代表者們」，「落後的階級階層」之間的排擠。

三、王實味的手法

王實味既然是倡導的馬克思主義者，他就到處以寵拜的姿態，來發顯他的驕論：

「……我們生活要缺少什麼呢？有人會回答：我們營養不良，我們缺少維他命，所以……」另有人會回答說：延安男女的比例是「八比一」，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，所以……這有人會回答說：延安生活太單調，太枯燥，缺少娛樂，所以……」

最高的「首長」到每個黨員的差別，就只有這五種。另外也有特別優待的，那就是「文化人」，「技術人員」。王實味一邊說自己不是「下等劣等者」，一邊連這五種小小的差別都加以奇嘲惡諷，什麼「等級制度」呀，「幹部級小廚房階層」呀，「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」呀……好戲經要就是一個社會會，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諸爵位，上有君王，下有庶人和奴隸，非要擺出來「招乎而起」大呼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」不可的樣子。

其實就聽說，蘇區政府府要學「等級制度」，但現在南未實行，即使將來實行了，也是完全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而為了「統一戰線的需要」，因為蘇區政府是三三制的，居各黨派聯合的政權機構，在這機構裏，共產黨員只佔三

的一種跳舞（果然有時

[illegible]

王實味要地端落青年、學生、藝術家們可以作為他的一政治資本小，他屢次向他們要求著類笑。好像只有他才瞭解青年、學生、藝術家們的，無恥地竟叫他們要出一「同情」的報子。這種嘲笑和「同情」，和上流社會「販賣人口」的老太婆，向鄉下姑奶奶裝出的嘲笑和「同情」一樣，便使個個知道他的用意的人看了要打寒慄！

王實味要地端落青年、學生、藝術家們可以作為他的一政治資本小，他屢次向他們要求著類笑。好像只有他才瞭解青年、學生、藝術家們的，無恥地竟叫他們要出一「同情」的報子。這種嘲笑和「同情」，和上流社會「販賣人口」的老太婆，向鄉下姑奶奶裝出的嘲笑和「同情」一樣，便使個個知道他的用意的人看了要打寒慄！

因爲王實味叫他做「左傾」的，是盡量去他們同一「陣營」的「揭發黑暗」。

王實味絕不是什麼「靈魂的工程師」，他沒有本領，也沒有材料可以創造或者改造人類的靈魂；但我們不能不承認王實味是「靈魂的販賣者」，他用嘲笑和「左傾」名詞的甜粉勾引一切天真純潔的靈魂，想把他們出賣！

他讀完青年，說：「青年是可貴，在於他們純潔，敏感，熱情，勇敢，他們去追求生命底新銳的『一』。而他主要的意思是說青年們去迷戀一個別人沒有感覺的『黑暗』，去替『別人』沒有看到的被謾」，去「大膽地說」『別人』不願說不敢說的話」。

他讀完青年，覺得「『左傾』運動家青年都是青年首領」。

這種論調，比起幾年來商業貸款教授的那項提倡「反抗無賴」的文藝，以擊潰抗戰文藝的，實較全國文藝界指斥爲渾野理論的爲烈，更巧妙，也更毒辣。王實味所有的用意，在這裏已經暴露無遺了。

四 延安——中國革命的根據地

王實味口口聲聲要青年「振靜」，「黑靜」，「污穢」，「醜惡」，「只平氣象」，「漠不關心」，「自私自利到不顧別人」，這一個使他個人覺悟，不止一次地說要「揭發」的「延安」——抗日時期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呢？

這個爲全國人民所關心，所嚮往的延安，爲全國和全世

或許因為沒有飯菜吃以致發出一聲「咕」來。至於「鹹甜和冷淡」對他們並不是「陌生」；正因為爲了「鹹甜和冷淡」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「美觀和溫暖」。但是王實味緊接着的就是「他們才看到延安的『鹹甜和冷淡』而『忍不住要發一聲『咕』——這才是他的主要的意思。」

他讚美藝術家，說：「藝術家們……却往更熱烈的、更敏感——總是渴望着人更可愛，事更可喜！」而他們的馬非是希望藝術家「揭發黑暗和黑暗」、「務求儘可能消滅黑暗」、「大眼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醜態和黑暗」；雖然他們有時也附帶說到藝術家要「指示純潔和光明」，那顯然是用來攻擊敵人的。

凡世間人士所愛護的延安——稱作崇慶縣，假如真的像滋味人所想像的那樣，他是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存在的可能麼？假如這個根據地的真是那樣「服軟」「服帶」「服酸」，那麼，中國的抗戰還有前途麼？中國的革命還有前途麼？假如延安擁有的一切設施和建設，雖遠勝於振興四八方，同他鄉又有光明的人意！

如果我們要從古老的中國看見新生，看見希望，那首先就要注意延安。如果生一葉中國土地方已經註上光明的曙光，那地方就是延安，而不關切它根據地。

在邊界，有着真正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人民的武裝——八路軍留守兵團駐守邊境一帶的警備部隊，和邊區保安部。

這裏在在都可以證明，王實味之讚美「青年」，「學生」，「藝術家」，「那唯一的目的，無非是要煽起這些人，向王實味心目中的敵人大大地進攻。」

王實味在文字的圈套上是相當費心思的，這只要看下面兩段文字就可以證明：

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！這不需要我來做萬八股，因為我敢保證沒有平均伏（我不敢寫「故事」）！因為我覺得這有些諷刺意味；但與他們談話時，我的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「伙計同志」！——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呵！——會愛恨與一首愛一過同樣的生活。

由於中國人民長期被軍閥統治的結果，由於西北的落後和保守，也由於軍隊自己生長的緣故，黨軍和部隊之間曾偶然發生過一些小小的衝突，但是每次都很很快地和解了。記得王澤東同志在「交報費」上說道：「假如軍隊和黨軍有衝突，負責任的應該是軍隊，因為他們有槍。」

八路軍是愛護黨軍的軍隊，軍隊和黨軍的衝突是八路軍所絕對不允許的。軍民之間的關係是不容也不該與會與會。

如果一方面苦悶的同志喝不到一口甜湯，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茶粥（再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，黨員還得重複利用回答：「吃得飽！」……）

如上所舉，王實味的短短的兩篇文章，竭盡一切可能，做到了在適當的掩蔽之下，進行挑撥離間，鼓吹革命「勝利的國庫地帶。他在這兩篇文章裏，足足引了幾十個「號」，「黑點」，「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可」，「在黑暗中」，「沒有一點愛」，「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可」，「在黑暗中用低沈的聲響發出來的」，「拖著困憊而顫慄支撐那枝」……等，充滿着悲觀失望的情緒。而對於延安，則更找了一切的不好形容詞：「荒涼」，「單調」，「枯燥」

國慶的政治，是目前中國理想的政治。大規模的邊區會議是帶黨派政治的最前領導機關。邊區政府和各級政府，都是由各級參議會用不記名投票選舉出來的。各級政府也都要由各級參議會作決議。

這也便令個人難免的事實，在邊區黨委會上，出席了少數各個階層的二百多參議員；有寒風暴上，跳出了有紅的富農；舞臺被破了的貧農；有在會場上喧吼的婦女；有做過八年童養媳的農婦；有手工業工人；有器械製造廠的工人；有商人；有各級學校的學生和教員；有各級技術人員；有文化人；有富農；有地主；有日本學校代表；有荷蘭、高麗、朝鮮、安南……的代表。大會上

施政非常顯著的成绩

製造工業，家庭紡織業，以及各種合作事業。正在不斷地發展中。公共工業，如布料、紙張、煤油、肥皂、藥品……在質量上超大地地提高了。邊區已在敵人重重的封鎖之下，逐漸使自己創立了自給自足的基礎。蘇聯銀行的信用很高。邊區的商業已在穩定的狀態中日益繁榮。

黨的文化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。這文化的主要方向，是提高普及及人民大學的文化教育，以適應作為今天的中國人民的生存需要。它的基本精神是大眾的、科學的、民主的。它尊重孔丘古的傾向相反；它同法西斯主義的「民族心論」的個人獨裁的傾向相反。

邊區的文化已在迅速提高。今天邊區文化教育中有了

環環相扣的批評。這次劉王實味的一野百合花「發現毒藥」最早的，就是王實味所企圖挑唆的戰士們。

延安的生活，量型化的平等化了。在延安生活最好的是工人。現在經常能推出英籍的是工人。今天延安的普通話，也就是最虔的生活，也要比大後方一般人民的生活要好些。今天延安的人民所以沒有足夠的犧牲生命，反足夠的營生的原因，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，和反共的圍剿的緣故。這是根據地長期不廢棄，而且進行戰事的經濟困難的對立。這是王實味不願意去一揭發「野百合花」的實質。這是全國人民所知道的事實。也是任何巧舌的實詞都不能欺騙的事實。

延安不是沒有缺點，那些缺點大家都看得清，但不

中小學的各級課本。大衆性的通俗讀物，新文學報，發行都很穩。中央出版局今年的印刷字，的預算足三千六百萬字。文庫性的定期刊物就有五種（延安以外如解放，鹽池，新報，的均不在內）。邊區政府今年並設立了「文化工作委員會」，積極領導並推廣文化運動。在大後方的文化界與知識流中，延安是全國進步文化的中心與樞紐。

在延安，人民充分的言論，集會的自由。蘇聯在戰火中，幾乎每天都有：學術研究的自由研究，更談延安的優良風氣。

五 延安不是不需要批評

隱語。『物質困難』是延安許多缺點的原由。一個批評者，必須從歷史的發展中有問題。同時，也必在全面的比較上，弄問題。延安的生活是在發展中的，延安的一些缺點，譬如要和其他地方比較，就等於拿銅鑼比水牛皮了。『小食污』，在另外程度的上，自認，部份同志的官僚主義，少數黨員的排外的行為，這些缺點，大都是沾附在小資產階級出身的，或是被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所影響的人們的身上。這些『缺點』和產生它們的意識，將在『整頓三風』的過程中清洗是無難的。另外的些所謂缺點，則是在革命的進程中所不能避免的。譬如說『老乾愛』，『一般知識份子』以爲『一古板』，『一枯燥』，『一沒有愛』，『一般知識份子』，因而也『沒有趣味』，其實他們的優點：政治有過關，因而也『沒有趣味』。

據我所知道，中國批評是一個不斷地求進步，不斷地執行自我教育，自我批評，以適應中國革命的需要。最近幾個月來的一「整風三風」運動，更把整個延安，整個邊區都捲進學習的狂瀾中。這種努力學習新精神，是正當的批評，不是延安所能企及的。

延安的報紙、刊物、雜誌上，經常刊登批評延安現象的文章（而王實味就於狂瀾中，自由批評的空氣，發表了勵批評也是大家都知道的產物）。延安的批評，必須站在中國人

上的堅定，執行工作的堅強，處理事情的重度的冷靜，待人的直率，言行，以及生活上的艰苦勞苦，這些是一個革命者最重要的東西，卻常常被人們輕易地忽略了。

有一次賀龍將軍在講話中說到，一個革命軍人活到四十歲以上是不容易的，因為他已經歷了不少多次的戰爭。有的身體上已經受了十幾次的傷，有的連一九二七年代代的子彈都遺留在身體裏，還有中出來的。有的自動從醫院出來工作丁。老彭到當天都是非常能吃吃苦的。

寫到這裏，我想到當天在左權同志壯烈殉國的一門大炮轟下，心裏湧起了無限的悲痛與哀傷！讓丁未總司令的一掉左權同志一文，重到人們腦中！外姓將軍這樣寫著左權同

在與他們對立的立場上，這是很淺薄的道理：假如一個光明的人還有眼睛看世界的话，他會看見這世界什麼地方是光明的，什麼地方是合理的。那種把革命的鼓吹者有窮氣的區域，認爲爲「狡猾和黑暗」的地方的人，事實上是在幫助敵人。的什麼是一個社會的性質呢？這件事，馬克思主義主義者都知道得很清楚（因爲王實味自稱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）。一個社會的性質，是決定在那社會的一切政治制度上的。延安的抗戰根據地，是三四個政權的執行區域，是新民主主義的抗戰根據地，是延建階級都團結在抗日的前線的。爲建設新中國而努力的地方。這個根據地，沒有失敗。他同土兵一樣吃草，到三十四歲才結婚，抗戰以來，每月領五塊錢的津貼，沒有一點私積，對於任何財產，但是對於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，沒有工作，日夜以繼日，草率不能，不管如何困難複雜的任務，和如何艱苦危險的環境，他從不辭謝，從不畏縮。在戰前民族和人民鬥爭的時候，他是鋼鐵般堅強，奮發，英勇。

左權同志可說是八路軍老幹部的典型。假如對於這樣的人，除了革命之外對任何事都不熱心的人，不能引起尊敬，不能引起熱愛，却說：「只有一根一」，這是一處反中國人做人的道德，大概不會出什麼變態的。王實味一邊說「左延安，大概不會出什麼變態的。」

著，沒有賦。沒有進民，沒有乞丐，人民的生活每日在改善中，人民的文化教育每日在提高中。這裏人民和政府是一致的，人民和共產黨八路軍也是一致的，他們每天在爲保衛邊疆而努力……這些話裏，都是敵人所最忌恨的，也是被王寶珠之流所不敢提起的。

在延安生活，允許的確「有些不起勁」，或許的確「肚子要發得不舒服」，但總也要指出什麼樣的人用什麼樣的眼睛來看。在那些長期生活在剝削階級的人看來，或者那些要有有意無意的補助創階級說話的人看來，對於他們，延安的確是「不起勁」、「肚子要發得不舒服」。這就是從前的美國人，看革命後，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的蘇聯

事情的一方面，一邊是方法在革命陣營裏做縫紉機，這清熨的工作；他一邊假藉着自己是一個俄國富農子弟，一個非一半俄國半俄國主義者；自己是一個俄國祖傳，威廉士也

延安的現實：他「談說延安『枯槁』、『缺少娛樂』；他又把延安描寫成『一談說延安『貧窮』，『缺乏進步』；他『一邊說延安『沒有希望』，『沒有溫暖』，『一邊又說』其『實，客觀並不希望那類人來有你。他只能給你添難受』；這種托架的『兩面派』，這種一味取消的面目，我們每個革命者都必須把他徹底清除！」

王寶珠的文章裏，則是浮泛着『愛』，『溫暖』，『光明』，『理性』，『熱情』，『溫暖』，『光明』，『理性和良心』……這些抽象的、漂亮

的不起勁不舒服是一樣的。因為蘇聯人民，不像俄那些百萬富翁一樣地整天打打騎夫球，喫快艇在水上競賽，跑馬溜蹄，置大地於人，有時快比賽，在臂架上混錢，混合酒，以女人的賈大酒海中打滾。蘇聯人民是永遠不會這樣生活的，因為新生活是建築在可怕的制削關係上的。至於那些紐約、芝加哥以及其他城市裏的千百萬工人有蘇聯的不同了，他們縱或也知道那時蘇聯的工人「餐餐不飽，缺少維他命」，但他們決不會一看到這些就馬上對蘇聯冷嘲，因為他們看見了一個更動人的真理：蘇聯已不再有制削階級的的存在。這件事，在華國人是完全不同的。而這件事也，是每個有覺悟的人所應該澈去完成的。

王實味日日惡聲疾呼「沒有愛」、「沒有溫暖」，說詞浮淺在俗的文筆裏，就顯一種俗的粗笨的油光浮泛的漢水了。好幾王實味是拉攏，最富有人性的，有崇奉的人。

但是，這一丁，並不足以迷惑我們。反之，我們覺得一切抽象名詞必須根據在一定的階級、本質的、意識的物上，才有價值，才不致成為矯矯於人的妄談。

抽象的名詞，只是具體的事物的外衣，她可以穿在活身上，也可以穿在死屍身上。譬如說，王實味的行為，的行為是反革命的行為，是破壞中國革命陣營的行為，這的行為，在我們認為是「叛國」、「漢奸」、「黑暗」，甚至於是卑鄙無恥的行為，對於這樣的「人」，我們決不同他要一絲一毫的「理性和良心」。

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